



漢宮春曉賦

孝武皇帝既感于虛上林之事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意動
趣駕召司馬相如爲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中之實所
稱雲夢上林徒意爲之且夫子虛烏有又何足爲天子道乎
必不獲謝昧死請得縱觀宮中于是上詔宦者導從相如著
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既罷賜洗沐一月賦奏天子稱善傳示
宮中贈遺累萬以相如爲郎其辭曰

夫何春暉之窈窕兮澹裔裔乎依人被陵原以殊姿兮草木
寤而懷新超逍遙以入宮兮歷阿閣而詎尋颺遠近其同芳
兮善翩翩以窺衿搖璧璫之參差兮羗孰辨其笙琴聞彼燕
趙之嫋麗兮徂四序于閒深維風雨之增欵兮既頽思於柔

裊日明月其猶可憇今竊獨悲樂夫旭日之初臨始昭藐以
睨牖兮若含笑而流波繼躑躅以少進兮逞嬉顏而愈和遂
偃蹇而狎人兮鑿旖旎之垂羅射網戶以返照兮璐階頰而
生霞灼未央之崔嵬兮馭娑騎虹以駕梁鬱枌詣與發越兮
竦犀祀而虛翔躋披香以經萑若兮金鋪葩何煌煌煜千門
之寶甃兮青熒下上而連光暉先晞西盤之灑露兮遂左陰
而右陽于是鷓鴣罷舞交鶯變聲鐸傳長信鐘殷承明周廬
競闐鞀若雷霆錦衾迴夢綺幄齊驚恹餘溫而戀枕兮欣初
照而俄興怡擬怊悵淑態無方娟然揚眄光在屋梁苑香入
幕蔓影侵牕潛理私束盥飭明妝脩鬟摘領裳端歆宜否
纖悉審詳亦有宿倦未解獨弛珠簾薄裝舊襦幽靚自然褻

似漢人
語非六
朝

紕匪泮。嬾鬢從偏就。庫闕以仍憇。今拭曼睫而猶聯。紛敏緩
之異性。隨矜懈以殊妍。爾迺颺霧縠。鳴珮珮。拂琳琅。步容齋。
違洞房。踐瑤砌。乍相見。吐蘭蕙。詢宵夢之若何。今論新飾之
同異。則有先秋擣素乘。且漱裳懸練。擬瀑嗟帛疑霜。或篝絡
于針縷。眇凝睇以抽思。卒經夕之條葢相栖。翥之所宜。誰與
奕者。遠識棋聲。纖手稱敵。並坐皇英云。誰穉笑。頽草羣嬉。角
多行罰。祕異爲私。乃有連袂出遊。三五爲曹。或俯鏤檻。或眺
靈霄。攝裾防罽。揄袖迎飄。故匿叢兮。誰侶。乍隔葉兮。相招。同
有望而期。造惜綦履。以擇蹊。遵微行而容與。漾深竹之檀颺。
忽焉莞爾。倩頰橫春。折柔艷。翳華簪。鏡清流。愴宜人。乃賦香
杭有鳧。鴛鴦振鷺。暴羽孔雀。賓賜馴禽。就食颯沓。成行忘調。

饑之仞仞兮綽解泰以相伴當日之班櫛泚之餘肅趨長樂
溫室渠渠雕檐開曙煥若神居白髮嚴藹姪娥侍梳悵盤桓
歷諸殿瑞闈盡開昭陽特掩見庭燎之遺燼知和鑿之流宴
惕愴况以自憐哀芳煙之未散若乃絃桐既憚匏管繁興新
謠競奏關關嚶嚶淒若離鴻應霜汀雖若鳳戲兮雲中鳴蕭
若微風灌木挾蛩吟諧若雨澗潺湲雜松聲聞之者莫不沈
澆溶滲緲緲怲怲故能使曉日爲之緩午而浮雲不生也或
佻徭以巧笑或僊僊而姍舉或莊凝以正色或惰嫵而恬嫵
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貯桂棟杏梁之宇細腰膩理鉛
粧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羗爲樂之多方兮諒難得而備
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淹寂莫兮晼晚桑榆去人遠兮春迴鮮

榮如夢覺兮萬戶箏謳樂莫樂兮一人承恩兮羣翠蠓光激
灑兮愁人心宮闕崢嶸兮日下遲烏負影兮昭陽飛楊裊烟
兮蠶吐絲宮中春兮春不知

造語涉想極要眇之致佳在情從景出此所以爲賦也

賦手固
佳轉覺
從送李
應序得
來

山居賦

出自西門言涉江滸背遠城郭依于山阻負巖爲楹因麓開
宇山中有人來叩余戶公子胡爲山居良苦春畏出蛟冬畏
伏虎虎谷蹲以生風蛟天飛而挾雨是以居人春戒于雷陰
行者夜號以求伍爾乃淒飈恒秋寒日不午峻隱霄而難旭
幽含嵐而易暮見暄雲以生悲復狂風之常怒迴阿激峭崩
松飛栢悄愴寂歷恍惚驚懽魑舍睇以媚人猿擲果而相侮
斑蚊蠱毒玄蟻蠅巨宵眠輾轉閑居錯迕公子何不歛跡深
闔安神邃宇春盼陽景冬避巖苦秋衣納清夏簟却暑或意
至而遊嬉維傷時而慕古對酒當歌停觴看舞友朋相存從
容燕語承色笑之康怡倚縞紈而延佇孰與夫離遠親賓狸

穉爲侶哉。答曰：嘻！山中人未之知也。厭枯槁者，夸朝市以爲榮華；好寂莫者，嘉山林之翛逸。居陋逐紛，苦喧慕寂，性各有安趣，各有適。子之所言，匪余之所則也。今夫倚崖爲壁，鑿岫爲宮，陵薄相帶，丘麓相縈。前則紆阡廣陌，背則嶺複岡重。啓南戶而眺遠，碧俯北窻而瞰懸。紅朱霞界天，峰初酡而繼赤。斜暉半規，壑含黃而曛曩。奇石碻礧，怒峙相向。雪膚鐵色，是不一狀。或獸而蹲，或人以望，欲墜復倚，傾撐橫嶂。背登高岡，羣峰嵯峨，川原在目。高下交過，古道曲直，新阪陂陀。其雲生也，在苒龍從，蒙茸婆娑，攢攢相逐。若期于阿橫，巘無缺，出谷有波，奔紫崖而黑掩，映綠樹而白多。爾乃彌天垂雨，通畦溢澗，飄颻翕忽，不知所散。其風生也，輕盈縹緲，清和寒涼，搖青

蕩綠，振柯鳴篁，出白幽谷，來集衣裳。爾乃季秋玄冬，凜冽勃蓬迴，薄衝激，浩呼洶湧，若長江之澎湃，林壑爲之震動。逮其狂闌，怒緩，樹定草靡，千山倏靜，不知所止。木則叢灌茂林，蔚然四植，柯葉交加，條幹相直。橘柚千章，杉松百尺，蒼皮兕形，碧鱗虬色，甘受霜而秋黃，苦凌寒而冬碧。或懸垂于傾巖，亦橫生于絕壁，繡天餘影，透日有隙。靈卉奇藥，雜產其中。女羅薜荔，繚繞其側，薈蔚芬芳，難以殫記。卉木藥芝，不可備識。鳴禽不一，睨睨參差，飛翔林中，往來投擲。赤白異彩，組綬備色。長尾宜照，文羽難測。高冠長距，好音連翼。飛不避人，呼而就食。鳩獨鳴而知雨，烏羣栖而知夕。魏兔得霜以桀，驕麇履避雪而遂。馴騰武者，逞氣藏跡者，隱文往來，狃狃相從。跋跋見

猿猱之攫木思有巢之遺民嗟玄風之既邈孰反朴而含淳
其爲俗也禮簡人情樸而閒閒戶不盈五室不連三素布裹
首居者不冠散處谿谷佃于壁間旬日浹辰無人往還有客
至止駭而出觀當慈母之操筆稚子則走乎山巔遠村舉火
而烟縷阜雞栖于堞而牛歸阡獸不納罟鳥無驚喧維斯人
之易與將逍遙兮永年且其連山隱伏平疇相翼塋埒縱橫
水木明瑟面畦枕硯流泉在北下有澗水上有磐石喬木來
風夏可偃息濯纓濯足惟吾所適晝遊遊以眺望夜歸休乎
巖室孰與紛紛歸市之人擾擾趨關之客哉然則公子何不
擇勝區開名園道枉渚引清漣植嘉卉育飛翰招走屬致淵
潛構臺榭啓亭軒披圖史繹靈篇閨房窈窕遠近芊綿與良

朋達士論說乎其中暇則盤桓乎其間縱觀乎其前斯亦人
間之至樂足以自怡其天者也曰未也苑囿之觀沼池之樂
參鵠鷗養魴鱖環以長堤植以芙蓉對客鼓琴呼童吹竽酌
芳醴歌歛趨攜手而遊接袂連裾皆富貴之侈淫匪達者之
歡娛若乃峭峰萬尋去天四五構室其下離羣絕侶日暮登
高以望大荒見千里之楚楚哀壑僚兮威遲岡阜莽兮迴互
平沙曛兮蒼黃曲陵繆兮紆組耽峰嶸之綺望感蘭菊之蕪
終古蒹葭蒼而思秦木葉落而傷楚或悲起乎秋天或思同
乎春女咸興懷于丘陵仍遣情乎島嶼嘉危峰與明壑將飄
飄兮輕舉苟余情其信樂又何戀乎金閨玉宇高山兮峩峩
曾崖垂兮青莎樹木兮蒼蔚清風兮振柯猗猗兮夜鳴禽

屈宋遺
音

翔飛兮暮過陟崔嵬兮四望青山纍兮若螺幽人兮空谷
獨處兮浩歌目極千里兮曠莽思美人兮傷如之何

愛秋光賦

通篇是
移人三
字

噫何恍忽乎秋之移人耶氣改兮而光不同貽曾上下而日
成兮迷不憶其所逢嗟靚滌以浩蕩兮宜眇眇而延睇紛旣
盈余懷袖兮願求佳人而相貽攬之如可襲兮卽之又忽以
遠乍演漾以淺深兮若從風而舒卷朝吾登高以騁望兮見
白煙之明滅伊初日之容與兮荒澹澹其如月征鳥遺影于
長堦兮若行人涉江而履沙波淪漣其無定色兮依芙蓉而
薄爲霞長林方疎瑟以通暉兮薜荔又西東而網之或俛尋
夫濕苔與轉蕙兮繁復浮動于高枝忽不覺被服之宜人兮
檐揚袂而翱翔雖塵遊其亦僂僂兮漾魂魄于清光狎恃夫
朱夏之晝永兮嬋媛忽睨余東壁將歛彩以就昏兮猶搖影

已不可
形容矣

而緩夕試游目于岡巒與浦淑兮裊亭亭其無極翩何姍姍
其去來皆遲兮陰霽忸怩而未明日皎皎私自憐而各慵兮
若處子之晨興漸舒顏以敷愉兮渺激黃而溶白窈窕涵潭
以遂深兮齊山川城闕于一碧或浮雲同而罨罩兮曼垂幃
以觀織臨咫尺其若天涯兮忽無因而太息夫何聲與香又
雜糅以乘之兮吾徘徊求之在前而不能得亂曰譬彼劍與
鑑之可佩兮余尤愛茲澄湛而不陸離憶昔春暉之可懷兮
余尤愛斯駘蕩而不霏微聲吾將伺其所起兮香吾跡其所
來惟茲悠悠之無垠兮諒非日月之所該謇莫知其何故兮
倏凝眸而忽流眄遂未醉而先酩兮使人無所思而有思重
日皎衣潔裳清茫茫兮歷闥入閣超曠逸兮離列草樹同羈
旅兮憑軒登樓若泛舟兮空兮波兮光柰何兮
力量遜九辨情致在秋聲之上

懷芳草賦

有序

芳草之稱標自楚辭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蓋有不
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爲一物也余友粵黎美周
欲爲賦以辯之余意徵名覈實自匪妙才必累文心因作
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者不敢專芳草也新涼多感聊
志恐遲暮之思云

于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歛浮雲未歸遙空淡
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漠漠碧兮
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愁露下香濕煙
交翠深歲蕤兮伺薌澤于襟袖徘徊兮遇故物于汀洲似曾
相識不忍經行鳥啣不盡馬踏還生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

夫鄭女芍藥楚客江離倚蘭當珮揭車可畦麋蕪山上白芷
川湄零陵綠薦荳蔻紅栖髦素馨兮宜頽鬢帶杜蘅兮准腰
圍彼采蕭兮一日三秋况樹蕙兮百畝千頭種當歸兮欄畔
拾留夷于道周莫不氣縈粧閣艷繞花韉紛迷蝶夢逞誘蜂
吮雲烘翁勃日映芊眠憑來損檻望去穿簾釀資膏沐潤養
緜絃藏書却蠹籠葉無烟爾乃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銷月
暗鑿迴枕清帆投青岸鞭裊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于斯
時也氣感心柔目搖魂蕩游子悔其不返孤臣悲其屢放或
聞一歎于牕前或步微吟于堤上雖復同心攜手流波相媚
亦惆悵以如忘乃娉婷兮更倍怨氛氲之掩人嗟菲菲其難
沫于是占曰藉用白茅灌以鬱鬯伊藉茅兮見生稊于枯楊

忽飲鬯兮念鬱金之可堂有翩褱而拊歌者曰韃毳毳五
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本自折贈出還方心有所懷路未央
天涯何處無芳草三春何人不斷腸又况乎木葉嫋嫋蒹葭
蒼蒼臨霜露之極浦擷寒翠而憶煖香者能不凄迷以惚恍
躑躅而徬徨乎

題妙○艷冶之極寢失古意卽六朝俳賦江鮑諸作其中
有淡掃蛾眉處所以高過孝穆子山也此巨源少作名震
一時余敢爲拈出質諸地下其他憎畜犬君山方竹杖逐
病諸篇僭刪之若所存前三首卽與枚馬並驅中原未知
鹿死誰手

易繫自序

昔者伏羲德王龍馬負圖兼得天地之瑞故乾爲飛龍牝馬
類坤前民用而大業生羨里憂患文王成之仲尼學至韋編
三絕猶思假年精之至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
辭故有上下繫辭學易之蘊備此矣不知者謬以爲非聖之
書抑豈非其人而能爲此乎三代各有易爲用不同學者鮮
究其原聞起艮坤因索六十四卦指稱夏商易世莫知者遂
相傳之其實謬也六爻變備全易周義不明遂謂以代命之
若虞典然不觀中文及相盪所取援五行雜學曲傳俗問惟
利握粟不恤古占然則聖人之道失其三矣溥七歲周易成
誦旣成童而好之竊見京焦揚邵之流皆各得繫辭一言遂

受之終身竟用成名四家者外惟周子易通獨得其原王弼所注僅可章句童子云爾馬鄭諸儒往往紕繆至改經從訓如以需爲秀箕子謂之芟滋其顯者猶不能明乃強移文從之故杜園刺及田何漢儒之固類然也歷年久遠今古文異篆楷殊形方言不一陶陰之譌屢改就正今始煥然斯則先儒之功矣溥旣承京焦周邵之學觀于繫辭慨然而嘆曰易之精在是矣聖人之道四此其首也以動者尚其變六爻之往反復相連奇耦二畫吉凶山積奚必夏始謂之連山雜物撰德中爻備體四歸五藏奚必殷始謂之歸藏乾始適姤而終于坤六十四卦渾行無窮豈以文王而謂之周與以制器者尚其象乾南坤北天地定位數在其中矣帝出乎震變在

其中矣。以下筮者尚其占用九用六爲君爲父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其所爲斷在其中矣。焦取因而重之京取遊魂爲變揚取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邵取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周子本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五君子者固所當服膺焉。他如虞翻侯果取象各異或別有所受荀氏諸爲皆有可言要之不離爻辭者近是。參同契日用二卦以講延年其精甚真人生于乾死於未濟按序卦而修之命無不在乎其中又奚假顛倒耶。易固廣大悉備然以養生而止殆非聖人立教之意輅璞之徒靈占近妖其學亦有所出間從事知非君子之正無裨世教故略而不述。若夫知幾原始觀太極之動識義文所興考河洛之位知連山歸藏之所以廢。

則小子或有一得焉。于是推原易用次所知而繫之曰繫變。繫象繫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繫之書不傳而序傳學者可以想見其用心焉。

周易爻物當名序

余序黎子詩徘徊經年不欲輕也。秋夕徧讀九辨茂陵青蓮諸篇酒酣起成詩序時黎子同宿溪上乃復屬余序易以余固嘗注易而繫之矣。憶往歲答方密書云士大夫能詩賦而不達經學則近于山人。通經學而不能吟咏則近于腐儒。吟咏而無經濟則近于婦人。黎子工詩通易談天下事如指掌。旁精書畫雜學若黎子者幾全歟。易之道廣大悉備然孔子所謂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盡之矣。余之繫易也義取繫辭而補其三及讀黎子爻物當名其象寔其變覈辭則聖人繫之在前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名當而易舉矣。夫易稱名小取類大其旨遠其辭文。文生于名。名生于物。物生于象。

象生于爻或以本卦或以互體或以外合或從變來或以本爻名不當故文失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世之治易有如黎子者余又可以多作乎哉

序者叙其人作書之意但取條暢使讀其序而先得于心豈不愉快彼好奇之士自行議論于作者無關體裁不明何有于文乎巨源此篇斤斤存先民之矩矱矣

詩經偶箋序

箋詩始鄭玄玄以記問釋詁所詳者名物而已宋興諸儒始貫其義國家懸之學宮士無賢不肖皆自幼伏習徒取爲文辭求富貴至于遺聲律廢吟歎略草木鳥獸之名故攻者極衆治之益專而詩益亡求詳名物若箋者尚不可得况厥情旨乎仲尼之門子貢之徒言詩往往出意表而夫子取之視今學士言詩何等耶萬茂先偶箋蓋詁傳之變該理備物以暢其義匪夫人所能余尤愛其委蛇詳達往往得詩人之情使夫學者童而習焉始可與言詩矣蓋鄭玄之歸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彼僅博物耳猶能若是是書出而天下依之立言者則皆茂先之徒也吾知偶箋所淑不止如鄭

氏之門也。

數語甚健法荆公

琴苑序

苑者何也。柳子有言：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鬱而能達，憂而能散，雖處十畝之內，而具山川之觀，錯綜幽豁，經緯嘉芳，至適也。豐鄆吳越之間，往往有之。故苑之事，于學人爲宜。乃懷才博古之士，或不得尺寸之地而游焉，則以其夷猶放曠之意，寄于書而命之。劉氏說苑之始也。近世王元美有書畫苑，梅禹金有古樂苑，皆以苑命，取其錯綜備物，几席之間，居然游目，意足焉耳。琴苑之作也，其有憂乎脩先王之道，攻詩書之業，古今之故，竊有聞矣。鼓篋摘辭，不爲後人然而屢擯于有司，見嗤流俗，耿耿太息，不知者謂我何求。試學劍無師，學奕又不解，見琴焉欣然，鼓之，擘然喻之，乃招

琴師受數曲琴師者能記絃暉道手指出入而已初不解琴
 古今余日為論說古今語律呂旋宮之旨師矍然避席曰子
 幾○聖○者○與○夫○手○揮○五○絃○而○心○不○契○往○昔○則○其○鼓○琴○與○琵琶○箏
 秦○無○異○我○真○衣○冠○而○伶○耳○師○謝○而○退○余○感○其○言○因○集○古○琴○辭
 與後人所擬鼓琴之所感與名蹟與名琴及諸詩賦序記論
 辨銘贊並收之其前為大序明琴功德冠諸首餘各繫小序
 以別之閱數月始成為書若干卷雖上不得讀更生天祿所
 釋之書近不得與王梅先正絜長比富然吾目之所涉則舉
 積○此○矣○誦○漁○父○者○如○聽○平○緇○帷○之○林○奏○水○仙○者○如○入○乎○蓬○萊
 之幽觀雍門之言犢牧子之所歎如聞乎春草之朝雒悲風
 之鳴條也諸賦崢嶸林華絢也詩章窈窕園徑迴也記序歷

落池臺亭榭之隱見不一也于以御賓酌醴以之忘憂而永
 日謂之苑不亦宜乎傳之豐鎬鄠杜雒陽吳會之間得無有
 目○玩○意○移○流○連○而○不○能○出○者○乎○集○琴○苑

淡宕可喜佳在極醇不襲高閑東野二序

澆園詩集序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典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雘翠敦。無復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爲之乎。曰。時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顧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

好

大議論

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望
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為○合○否○以
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
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子○之
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詩○人○之○詩○而
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
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為○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
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
近○婦○人○女○子○惟○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
也○聖○賢○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
則○番○禺○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變○天○縱

長倩等
可二集
余俱刻
大詩慰
今而後
知巨源
之不輕
于稱人
也

不○竭○蓮○鬚○閣○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邛○劉○長○倩○棗○堂○僧
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測○其○所○詣○人○華○齋○棗○堂
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空○固
窮○憂○而○不○傷○其○為○人○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
食○醫○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聒○不○厭○名○滿
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近
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為○詩○人○耳○世○有○若○人○而○終○以
隱○逸○者○乎○余○三○復○漑○園○集○至○田○居○園○居○諸○篇○未○嘗○不○黯○然○久
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
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署○子○名○曰○某○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
曰○某○同○誤○其○相○與○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漑

園之詩矣

的是萬茂先詩序中間議論不刊

黎美周詩序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二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

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之為詩七

卷賦二十六篇總名之曰蓮鬚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

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

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

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克仞束置不

觀往往為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

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翽

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久矣自神祖時

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山之道德丰

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覈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
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歌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
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佻
于袁徐繼于鍾譚此其無足大置數者至如扶風昌黎少陵
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
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世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伎諸餘
無可考其文學則固無孝武時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聖神
綜核遠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
屬足以副勵精者蓮鬚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
更幾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全用感慨處贊嘆大抵文不感慨亦難得佳

巨源推服美周似乎過甚文人互相標榜之習然美周未
易也廬陵極稱宛陵至今有然疑者嘗解之曰此如禪家
機鋒印證冷暖自知卽所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豈可以
恒理刻畫乎

賦篇序

貴池劉子在公有賦成帙總題之曰賦篇刻成而徐子爲之序曰今賦之興也其于春秋之既作乎昔者荀卿著書始建賦篇詩有六義賦居一焉直陳事辭所以見志也詩亡而春秋作是時揖讓尚行于列國三桓七穆之徒饗覲拜嘉往往各有稱引蓋不歌而誦亦謂之賦寓規刺達隱情猶依古者稱詩論志之義雖無所作而能述故詩雖亡而尚存五霸之迹既熄兵爭從衡之說蜂出絕無復諷諭比興之詩亦失傳于是才人逸士各發揮其所欲言兼綜草木鳥獸事類分合爲辭而比興之材盡收入于賦孫卿所爲作也原之離騷名雖爲經其實賦耳自是以還音體代異嘗徧讀而歎曰昔卜

子夏舉六義以賦次風而序弗爲釋夫其所釋者風雅頌謂之經然則弗釋者賦比興行于其中詩之緯也風多比興雅頌多賦則是賦者雅頌之族也。繇是言之作賦者宜令可被金石薦清廟享明堂其次亦不失爲風。迺足稱賦云爾。班氏賦兩都終之以靈臺辟雍五詩無亦有見于是與賦自爲賦乃與詩離。漢志所載千有四篇歌詩纔三百餘篇詩少而賦多。雖軼不傳取數之優爲最。唐科試律賦未若詩之盛也。嗚呼。三百篇之賦在詩中後人之賦在詩外。近世爲之者又寢以希賦之與詩合也。其何日之有。夫劉子殆有復古之思乎。是孫卿之所命也。今賦之所自出也。其稱名也古。其取法也上。淵淵嗶嗶厥志遠矣。繇茲復古遂追比興以協風。優游自

喻則有古登高嘯詠之致焉。出而仕宦則揚國家休烈以絮隆三代。俾雅頌與風復興。今日必于是焉基之矣。不說在公之賦而原始要終賦義乃顯。行文似劉向章奏

影園詩序

廣陵鄭超宗爲園城南接蜀岡夾南湖環居萬柳間宗伯董
玄宰先生過而游之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也題曰影
園鄭子乃自志之來屬予記他日又以詩一編畫一卷致書
曰子必爲我園記若賦且序我詩夫園則鄭子自記詳之矣
予未嘗至廣陵如徒按記爲賦是重影也于是讀其詩前後
數百首則凡園之四望與時物及往來園中者益詳焉乃知
鄭子所以工詩者古之文人多在山水之間而朋友助之今
讀園記遠山近水古樹名花備矣所與遊復多四方賢者夫
地偏則氣清而思幽交游多賢者則聞見廣而不雜是故其
詩簡而不寒繁而不穢蓋專于山水者僻專于朋友者汜鄭

子有二樂以治二弊宜其詩與畫並善也予嘗坐萬茂先漑園日晡微霞西窓方五六尺間疎簾交光衆柳颺而映之雜以風蕉綠影赤氣交盪混爲異彩若金在冶濛濛溶溶湧漾不已常欲爲詩貌之經年不得今夏客楚數坐吳石臣亭中亭圍花負城每夕陽花影在壁城上人行者車蓋荷擔搖扇扶馬皆參度花影中人影大倍于常淡于花而迅于飛鳥因思詩固非影之所能盡而影有非詩之所能傳者也退而書之請以詩序爲園記他日如過廣陵游名園或續序爲賦未可知耳戊寅六月書于黃鵠之白雲閣

微傷小巧

余熙詩集序

辛未予遊金陵得交婺源余幼良爲人忱恂有至行甲戌先君之喪不遠千里來弔聞者義焉其後歲餘幼良從子中台至江右以熙氏詩文雜綴諸集視予屬爲熙詩序天時盛暑客趣駕歸家居湫隘乃假予友吳君徽涉園與中台坐語竟日則益悉熙爲人熙故南太宰少原公仲子于幼良爲從弟生有殊力十歲未知學一日病甦忽大寤卽口占詩里中王先生某見而怪之試令復作乃更善因遂涉獵史傳通古今文辭其詩出入漢魏飄飄有凌雲氣爲太學生三試不第卽棄去雄飲慷慨遠游故詩多言邊塞長安中事尤自愛燕市買、遼、刀、絕、句、所、遊、齊、魯、燕、趙、揚、薊、間、驛、亭、旅、邸、飯、肆、及、家、園

屋壁斷蕉敗楮舟中蓬版與求書者之箋箋率多書此詩年
二十八髮早白爲詩歎白髮甚悲甫三十無病而卒熙無子
以兄子爲嗣卽中台是也熙好奇故以一字爲氏耦名而奇
字今天下獨見熙與桐城方密耳中台曰從伯之來也吾以
先集屬之求序比歸乃具言子哀瘠甚又聞子癸酉下第誓
不爲文以故默不忍言卽其尊先人行述竟置之弗索銘誌
而歸子今有以慰我乎徐子曰子讀熙北行紀事及欵日小
言其爲人豪宕甚矣乃其詩抑何超忽而滋媚也中台又言
熙善騎射射遠中微嘗去朝山五百步射竹林際石碣應手
而分未幾遂卽世嗚呼惜哉儒以懦見嗤而武以椎取笑兼
資者自古難之奇材茂異如熙旣濩落擯斥于平時至國家
多事乃復苦于求之不得豈上所以取之者非其道與今天
子方建功令俾主者以騎射甲乙諸生而定中式江南子弟
蹙頰不能殼滿其貧者豫憂無馬昔鄧騭欲以軍事困虞詡
而不得漢文帝歎惜李廣不逢時予讀熙詩爲之於邑不但
李杜不在制科之恨焉

筆意飄忽無羈制但惜其人而不甚稱其詩是前輩苦心
處詩之未可輕許也有是夫

玄遠堂稿序

玄遠堂稿吳陳元者類其前後諸詩草統名之也予初知元者以其過孟嘗君食客處詩實萬茂先爲予誦之卽因茂先求識元者其詩向刻于燕游草元者常游諸詩皆因游得故有因草漫游閩游筠城諸草所至士大夫爭相傾待前後序之者會稽二陶子社戴初士熊公遠閩則曹能始先生能始言其性情出處頗詳此稿則蘇武子先序之武子家貧工詩與元者同而性剛拙多所取尤故因元者詩發憤其所欲言非序詩也武子貧甚恒游以資養母子嘗與論次相知私特推元者至孝以爲其出于羈旅窮士乃能奮力詩賦致身賢豪之間使先進大人聞名歸慕顯揚其親爲詩人父母蓋不

此下直是一句

從來未
發之論

獨才足稱矣。余與游十年，今乃盡讀其詩歌行，駿發古風，澹
逸近體，婉秀始嗟。向者相知未盡，有媿茂先焉。嘗讀太史公
記歎四君皆食客數千，而莫能致一文士。毛遂自贊，僅僅爲
人奉盤血。侯嬴畫策，賴婦人居中。馮驩彈劍，乃爲孟嘗君收
債。嗟乎，雅心至行，如吾元者，豈復原嘗之徒所能器哉。

最潔末後烟波無限

食研堂集序

詩之道，經緯萬端，情體不一，以爲難乎。古匹夫匹婦，其言能
媿于雅頌，以爲易乎。後世士大夫，有白首腐心，幾一語之傳
而不得者矣。豈氣運有厚薄，人才有盛衰，抑世殊體異，故難
易不等與。孔子謂深于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書稱詩言志，
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志也。聖人于作詩者，至可以許
其好色，許其怨誹矣。而于學詩者，獨不許其愚，則豈非以悲
喜憂樂，人各自有，而無事乎他。襲以爲溫柔敦厚也哉。自黃
初建安，有時代之異。曹劉陶謝，有諸家之別。于是人師所好，
做做聲辭，尺趨寸步，以求必肖。夫意調發于性情，取材存乎
所遇。江文通雜體三十首，世恒歎其各似。夫惟田居，故似陶。

惟從軍故似李都尉耳。假令擬陳思以詠懷，數步兵以公讌，卽文通無乃亦將難之。故夫襲辭體者，多以他人之景物爲景物，步聲意者，并以他人性情之曲折爲性情。方且栩栩然自謂幾似，不知其得彼亡我。政孔子之所謂愚也。求其似人者，以爲傳耳。卽工且肖于言志之義，何居。同郡有學董華亭書者，稍得形似，衆頗譽之。吾友曾堯臣獨謂其無力，或指其用筆之合法者，以告堯臣。曰：是所用皆玄宰之力，非某力也。若堯臣者，始可與言詩矣。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近得江州丁爰大，氣體玄秀，姿韻冷然，讀其近體，如入寒巖，蔭幽芳而飲甘冽之泉，其傳無疑也。或以爲大似譚友夏，友夏豈不善哉。然爰大自有爰大之性情，殆非有所受之而然。雖與譚並驅可也。食研堂集出請更質之。當世知詩者，亦有不滿之意在。

悅安軒詩餘序

詩三百篇降自漢魏屢變至唐近體而大備語其難者曰拘于言句束于聲律限于排偶也然則宜莫如長短句可屈伸其辭以達意乃其字數音律用韻各有成法抑更嚴矣噫嘻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趨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諸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子夜懊儂諸辭亦後世之風

也顧其聲淫甚于鄭衛不可以入風然而不害其爲樂府。繇是始生詩餘則詩餘者接樂府通歌謠開詞曲合風雅頌之餘而爲言所兼豈不大哉。乃其源始于吳聲小令。是以其體宜于言情而不可以逞才。太白清平樂菩薩蠻二調倡始。韋莊溫飛卿之徒稍益習之。至宋秦晏黃柳晁周諸子極盛矣。斯豈時尚使然抑亦有勢數存焉。卽以詩之變至于晚唐其勢有不得不爲詩餘者。譬之草木太白其芟萌也。孫韋溫毛其蓓蕾也。慶曆熙豐諸賢其盛華也。物有其開端相繼者必推而精之以至極盛。猶之行草起于漢而盛于晉。小說廣于齊梁而盛于唐。是故宋非無詩。宋之詩餘。宋人之詩也。元雖無文。元之詞曲。元人之文也。調有闕字句有數聲。有宜平宜

仄律有宜陰宜陽有宜韻不宜韻。非多情好習而才近之則不能以成。國家用制義取士。士白首伏習章句無暇及斯。而逸才淹滯宦途者。則又往往演古事稗說爲大曲。被之歌舞。用以適意而取名。故國家詩餘之道微矣。楊用修累于多學。王元美病于少情。九變張使君以清新俊逸之才。溢爲詩餘。幾乎獨步。此非天資近之。加以多情好習而能乎哉。公家居讀書悅安軒。謫居居鬚綠亭。詩稱亭詩。餘稱軒者。從所得多者以爲名也。

可徵淹雅而議論極正

楚遊詩序

昌黎學
史記往
往如此
起得極
奇頗費
思索

感慨甚
却不怒

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北賈汝宛徐邳汾鄆東
 賈韶西賈夔巫西南賈滇夔黔沔南賈蒼梧桂林柳州為鹽
 麥竹箭鮑木旃罽皮革所輸會故南昌之民客于武漢而長
 子孫者十室居九顧其道路修蕩水陸千里間以湖山有分
 寧彭蠡之險士大夫非宦非使則莫肯至焉自古以為貶謫
 之地繇是遷客騷人亦往往萃于此然而夷考文獻流寓其
 悲愁發憤之所作若屈大夫宋玉杜甫柳州子瞻諸篇又多
 在沅湘荆永斬黃間吾又以此悲武漢之不遇也戊寅夏予被
 徵北行取道繇西因遶至江夏觀所謂黃鶴鸚鵡諸跡者慨
 然歎崔李以還篇章寥寥而傷關岳功名之不終是時豐城

張淺夫
便以此
作丹頭
矣

胡悅之亦將如荆州道過江夏徘徊數日得詩若干首示予
乃行予曰子至荆州詩乃未可量耳夫江山文采固有足相
發者况楚諸跡多在荆襄乎予讀楚志見大堤峴山諸歌曲
具在文苑此非獨楚人所為而大率客楚者之所作也子行
勉為新辭待埤荆志異日者若天子以三百篇不錄楚風而
修古太史採謠之典則請以吾子江夏諸篇備風始矣
因悅之擅文名未便草草故誌奇蚺

三洲唱和詩序

三洲樂賢聚也譚子友夏來自景陵溥歸自南畿仲延喻于
聞而樂之招我乎洲亭嘉賓既集旨酒斯柔維時天氣澄晏
景物清廓水木霏暹魚鳥閑止主人溫克僮僕有序于是杯
酌迨酣歌詠斯作及暮而退洒然各有得也昔鄴城金谷特
有汰容而山陰西園未免止為高曠斯集也若喻氏之父子
萬氏兄弟與友夏大士暨余之為友也其亦庶乎可以風矣
因各疏姓名賦詩如左

友夏譚元春

五言十六句

大士陳際泰

五言六句

仲延喻全禕

五言十六句

茂先萬時華

五言十六句

起先萬時升

五言十句

京孟喻

周

五言十八句

溥

五言二十六句

右七人各詩一篇成

昔人以蘭亭序擬金谷右軍聞之有矜色此序不襲二作
畱俟解人

萬思尹鳳陽詩序

乙亥鳳陽之變吾友思尹陷賊中幾死者數矣會賊出掠得
脫歸爲詩二十首紀之不忘危難也自世以詩史推子美於
是好事者務爲紀事詩事不必實世不必亂隨所傳聞誣誣
爲痛哭流涕之語若是者非訕則誣雖如子美弗貴况萬不
逮子美乎文信國獄中集杜詩二百首如出已作無他身所
歷也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故子美避亂秦
郿夔梓文山幽繫燕市後世不以病其仁思尹身無一命之
寄因人遠遊別父母罹虎穴藉令獨出不返則豈惟鴻毛抑
比於不仁不孝矣思尹之不死幸也即非幸而不死亦是也
故凡國家有事勿輕責守臣以必死勿輕責大將以必死死

正 議論甚

易耳賊至卽死失大將則必有覆軍之禍守臣去而城邑隨之當子美之世張中丞不竭力以蔽江淮則安史之鋒未可支也當信國之世鄒鳳不自剄於潮陽則東南之兵可復聚也若夫死綬死鼓死衆死制則有官守者所奉以周旋勿之有解焉耳思尹無官守有二親顛沛倉猝卒能自全歸拜堂上不以遺體殉溝壑爲詩紀事實使聞之者知賊所繇猖嗚呼忠孝備焉不獨死生之際可以動悟而已

附

鳳陽詩序

漑園萬時華

乙亥春王正月賊躡中都家思尹陷賊中是時南州聞變日夕亡所定孔昭日走問市中向余徒愕亡語余時心知

思尹不死然不敢遂謂思尹生矣思尹旣脫身南走抵廬州以書報父孔昭得書顛不能啓封封啓淚簌簌交頤復不能竟讀人有至痛痛時乃不自知痛定而悲情類然耳

思尹歸家人相慶南州諸友皆持酒賀思尹有泣下者思尹獨譚賊中事多慷慨私心壯之今踰歲矣乃作紀事詩

有簡法非此二句無文章

廿首思尹曰丈夫年逮壯不能一命爲天子辦賊因人遠遊遂罹虎穴余居中都時望陵樹蔥蔥今令至尊素服避殿乃憂吾君隻身陷賊乃憂吾親余作此有忠孝之懼焉嗟乎中原全盛一鼠子敢爾遂令天下文士流離禍亂憂憤草野而爲是言誰執其咎夫思尹踰年始作此詩痛定知痛亦何以異孔昭昔東山鴻雁一作於戰士欲歸之時

一作於流民安定之后。故其詩曰：我東日歸我心，西悲日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思尹之志也。夫丙子暮春，叔時華題於漑園。

二篇佳在不叙思尹陷賊中事而議論自然濃至。益知叙事非序正體。○萬思尹少負文譽，雖脫賊難尋，亦無祿落魄不偶，心竊悲之。因存此文，庶幾傳其姓字于後世也。

陳伯璣詩序

立論超軼旁若無人，須具此手眼，不則悉寄人籬下。

昔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既就而成連曰：吾之學未能移人之情，吾有師在海中，將與子從之。乃與伯牙之海上，既至而成連忽刺船以去。伯牙獨居四望，但見山林窅冥，海水洞湧，禽鳥悲號，乃悄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援琴而鼓之，為水仙之操。水仙者，無是人也。而至今若有其人，市南宐僚為魯君言建德之國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至今言之未嘗不想見其處，為之魂銷也。夫文士與佳人並絕世而獨立，此兩人者雖復當吾世遇之，而形骸相守，仍渺然使人有世外之思，乃為真耳。王昌齡之精幽，常建之孤遠，其大

成固不若李杜也。而迄今髣髴如見者。此有不可言傳者也。吾嘗以此求兩人于天下。佳人蓋有之。而我未見。所閱友人則多矣。風流蘊籍。實自古難兼。曾堯臣調爽而失之。亢譚友夏神婉而失之。近余小星度閒而失之。寂劉師貞韻矣。而猶嫌其英無間然者。惟陳子伯璣哉。曾劉余三子者。又皆不盡其才于詩。詩之溫柔敦厚。非兼夫風流蘊藉者。不能常也。夫溫柔者風流而敦厚者蘊藉也。友夏以詩鳴當世。而吾又病其斷然。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如伯璣者。誠僅矣。伯璣與吾未嘗言燕私話肺腑。而彼此各深相知。癸未避地甲午重相見。別去十一年。故國兵火千里。亂離余幾死。幾生不能記其數。每得一安枕。未嘗不夢伯璣往來也。其詩其人。吾將遠而

獨出此句針線妙

忽作結
忽應前
匪夷所思

求之山林。宵冥海水。洞湧之處。乎抑從子遊于建德之國乎。近而求之。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若有人微詠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意者吾陳子是耶。非耶。

過情之譽。非所敢當。君文成起舞書來。自稱得意。若此縹緲澹蕩。真令讀者有凌霄漢出宇宙間想。

張石初詩序

陳子伯璣歸自蕪也山中人聞之爲徒步暘行數十里特入會城壹相見握手喜且悲十年契濶彼此猝猝未能叙也顧亟稱張石初先生詩發其篋則全集在焉已讀而言曰近代幼學溺帖括仕漚簿書漬牋奏無山川以滌其懷暇日陶其性不揣者又欲兼長時古文而三之則志益荒故以詩顓門名家者鮮矣張子之幼而從宦也得所游焉長棄舉業弗干祿也東臯白溪凌波之園吳波之亭善慶之堂得所休焉次險韻而能脫不失其馳非專精孰能之意其爲人和靜而介閒居永日與惟伯氏來初先生及諸從仔密友相朝夕也倡和之樂使人思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雖然抑微有幽憂之

斷續處好

疾乎。詠物巧而不複博而多風。又何其閱覽善喻也。殆亦直寄焉。以賦爲其比興也者。伯璣懔然曰。禧子知詩乃至此乎。雖以吾爲子言。石初無踰此矣。輓近士大夫小失意動悻悻。恚懣妄爲五七言。自况屈原虞卿以辱古作者而不顧獲罪於天。稍得時肆志。或爲麩蘖粉黛所祟。陰陽之氣有沴。輒杜門諱疾。託言著書。若避事吁可羞也。先生不幸孟年。目眇然而不絕交遊。不廢讌集。意有所出一發之詩。澹然安命而弗使纖芥於心。蓋得道者流。其言與尋常誣託感憤者相去萬也。余因憶乙酉夏廬墓病且死。家人環泣問身後事。略略欲吐一語不能出。其秋愈冬。又爲盜斫左臂。展轉牀第百餘日。偏廢暮年而詩乃稍稍可觀。雖如今之亂離困乏所刻意於

謳者。覺無以大勝彼時。然則病固不如廢與廢。或有以濟蓋百脉亂而君形者。失其所據。不若絕利一源者之用師百倍也。物安得全乎。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趨地不足東南。以海爲墟。日爲德。爲君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佐之而見食於蝦蟇。天地日月尚如此。而况人耶。證諸史。遷之亟。引丘明國語。孫臏兵法。乃知石初先生與吾疇昔之得全於天者奢也。

後半因目眇作議論。零星說去。忽然而止。絕不照應。前半是名士風流。正從法熟之後。乃有此耳。

余小星苔園近菀序

善文者若醫然疾所在則趣之故良醫隨俗爲變黃帝岐伯之學視司天而制方焉治世之文和以正其民鮮病文邪則世衰其民多病抑亦有相應者邪神祖之初人無札瘥夭昏之菑文無荒靡詭亂之習是時海內無事士皆樂業上亦銳意文治而一二小人力不逮古因其卑弱不能彊有立輒文以他說緣飾章句瞻顧前後自命曰脉又荒蕪無寔汰枝束股以揜其陋自命曰法屬有天幸試進士卽冠天下翕然從之腐緩不舉筋弛骨折經絡痿絕如老人重得瘵且痺也文始靡矣江右諸儒者乃力爲古學思拯其病其言始出土大夫率誹笑以爲怪迂不經越十餘年其道始明而靡靡之習

爲之一振其言尚經術崇高閎深沈洋恣所之旁羅浮屠老子百氏之書衷以已見要之原本六經期于明先王聖人之道而止學者不得其要領竊緒餘輒自負妄指稱先王兵刑禮樂五行之說往往而然不顧當否血氣憤盈奔滑周作如嬰兒飽食而以當熱風外客中固陽滿脉代爲狂登屋爲鄭聲歌哭爲晝見不祥父母憂惑不知所以文始亂矣吾友余小星乃更爲和正以正之不采陳不致新不以氣作一言之出非自信卽不敢置要之原本性情使人反復紬繹靜而後遇之毋自欺而已其始或弗善余獨善之曰子以是往世宜有瘳然三戰三北蓋爲之者愈高而知者愈希至今年乃始選貢于鄉或曰是其行療之始與昔扁鵲名聞天下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夫世之痺愈矣今之爲嬰兒也狂此固小星之入咸陽時也使世盡去其故學而更受小星之禁方其狂可已也世或不察謬曰有病不治得中醫曷益乎

和正二字足以盡小星之人之文論文說到無自欺三字先輩之高簡亦盡于此一語矣後人好行議論明知與題面相反而借以見長非自欺者乎

劉士雲漪亭二集序

今朝廷日夜推辨君子小人求之窮毛髮爭之成水火終莫能決。蓋知人古難之。嗚呼亦觀其文不耳。傳稱有德者必有言。故聖賢之言醇備。俊傑之言倜儻。忠義者責起而仁孝之言惻愴也。苟無其德則言無所本。夫周公仲尼之聖在詩幽風書無逸易之諸爻矣。至如屈平史遷皆以忠憤著書學者乃徒尚其文辭抑大失之。近世歐陽公心純王室其文和以大使人敬。臨川峻不近人其文嚴以驚使人畏。子瞻忠義過人樂易好士其文縱橫押闔而一歸于正使人敬且愛之。及夫濂溪醇至堯夫灝博關西崎利考亭莊和皆民所瞻仰也。繇是以觀知人固難亦惟文不耳。君子而不以文顯者有矣。

夫韓魏公狄梁公是也。未有小人而文者也。丙丁之間。世幾亂。自吏部尚書趙公及左李繆。顧諸都御史。御史編脩。給事中。郎丞數十人者。皆世所謂忠義大人。文章在日月之際。莫不幽囚逮繫。貶竄流離。蓋斯文一喪。而君子之禍極矣。一時杖壯伏獵者。流望風頓首。躡躑躅。相官不敢心。非民不敢巷議。士比試相戒。忌諱場中。于是去取。余旣以黨人之子。錮而余友士雲旣中矣。復之得所。爲婦寺諸感慨之言。主者愕不懌。慮後禍。然文無以難之。則大藍書其面曰。子喉頰間。何不平之深也。宜抑子憤悱。以俟竟置之。此士雲所以復有今日之文也。功名之會。逐獸者趨。當其時。朝士大夫。至于甘爲人子。而不辭。士雲處貧賤之中。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豈非君子子矣。

雖不近古。亦子瞻所謂詞。至于能達矣。

古樹齋二刻序

丁時之將遊楚復梓其制藝以行是爲古樹齋之二刻矣夫士不得志而載其文以適四方此亦同心者所歎也昔者相如揚雄之賦獻于天子韓柳之文乃贄公卿今則韋布之士自相投贈克方物而已時之于此行也得無有所感慨與吾嘗訪時之于王文成公祠北舊射圃之西有屋數楹庭列紫荆橘柚雜蒔花藥瓦盂布被蕭然也時之貴公子高才未遇乃能折節茹貧若此意其爲文必將激烈而叫嚎幽憂而菀結乃吾讀之古茂正直終和且平曾無幾微不快之旨介于胸中至其深厚明達視初刻殆有進焉豈非天哉當萬曆之季吾里有一縉紳先生焉鄙夷後進文士若奴隸雖儕偶先

登卽復與故人一別長絕今其人或身登九列然子孫不能辨菽麥聞者足以爲戒當是時見白先生以名前輩獎掖風流其令福清守太倉皆延攬英俊一時名士今爲鉅公者半出其門雖蔬食不飽未若諸公黃金滿籬乎而長得伯勉季爲時之天之報施善人曷嘗爽與才如時之無憂富貴亦何必以游爲歎哉

中甚感激而出之甚澹宕何必叫囂始傳哉近日古文之道不明以冒認賈誼謝翺者滿天下也

鄒士可近菀序

往時邑中大會于開元社予與鄧左之李平叔三要之每進益精如序點揚鱗矍相之圃存者數人而已有鄒子鄒子沉深尚氣誼爲文好刻異之思多山居渡江則讀書龍沙沙幻山幽文亦如之初字遵巖衆皆誦遵巖及字士可卽又皆知士可奇故也士可之文善、嫩、脫旣日有聲矣而世莫能知其人者當天啓丁卯崔魏之燄震于童豎闈中監臨者所以避忌諱趨時萬方散題屬諸生有教諂語士可卽發憤投筆上堂揜袖大詬罵主者愕竟不敢加一語令左右掖而去之是日闈中見扶鄒生出東西文場試士及軍旗萬人與外簾官胥廝庖無不灑淅變色者李平叔死士可涕泣爲視含殮治殯立其

孤子成禮而後還。凡十餘日渡江往來。屢爲之穿。其大節如此。故曰鄒子。今之沉深有氣誼人也。屬有新刻。授子序。遂爲之序云。

不用全力故是高手

文水溪堂合刻序

先大夫在臺諫時。予年六七歲。頗能記。長安中事。萬曆三十九年某月日。薄暮。有僕從里中來。叩頭遞家書。畢。卽前爲言。邳州又言。劉云云。先大夫立變色。頓足。亦不舉火。發書退。而於邑。予在旁。怪之。但聞劉云。爾不知所語何也。頃之閣中有使數輩至。明日客語有言及劉。或雲者。卽詫歎有惋色。蓋是時羣小持國議急。上方眷倚文簡公。福清葉文忠亦欲相。得爲助。如呂汲公之資。劉忠肅也。公以少宰還朝。道邳州。卒僕經邳州。得其實。閣中亦以有所聞來問。雲者。公別號雲居。客所稱雲蓋號云。至今論者以公不入相爲恨。謂是時國家之需賢人亟矣。而君子多不竟其用。疑天之于國。于君子皆

以上描寫如畫自出手眼遂駕史遷

一
歸結一
有老到

開一條
路有識

有不可知者。嗚呼國家黨禍至于崔魏之際可不謂甚哉。而其剝激蘊崇之機實自庚戌辛亥間釀之。福清以知幾猶龍委蛇其間。天啓之末。僅而獲免。假令當時公為相。以孤勁之性秉道嫉邪。勇于去惡。則後來之禍殆不可知。然則同時眾正或不憖遺。與蚤被擯斥以去。不宰相不冢宰不總憲。凡光熹之間。不與于挺擊進藥移宮之事者。皆未必非天所以保全善人而留碩果也。自古有言。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天之于公。既已愛惜其身矣。而况于厥後乎。南昌之望族劉為最。劉氏賢子弟。今推自誠敬叔兄弟為最。自誠熟于左氏屬辭。比事峻而逸。敬叔恬茂。出言有序。如緩帶見賓于于如也。○四○字○照○應皆有祖風。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知天之所以予文簡矣。○方○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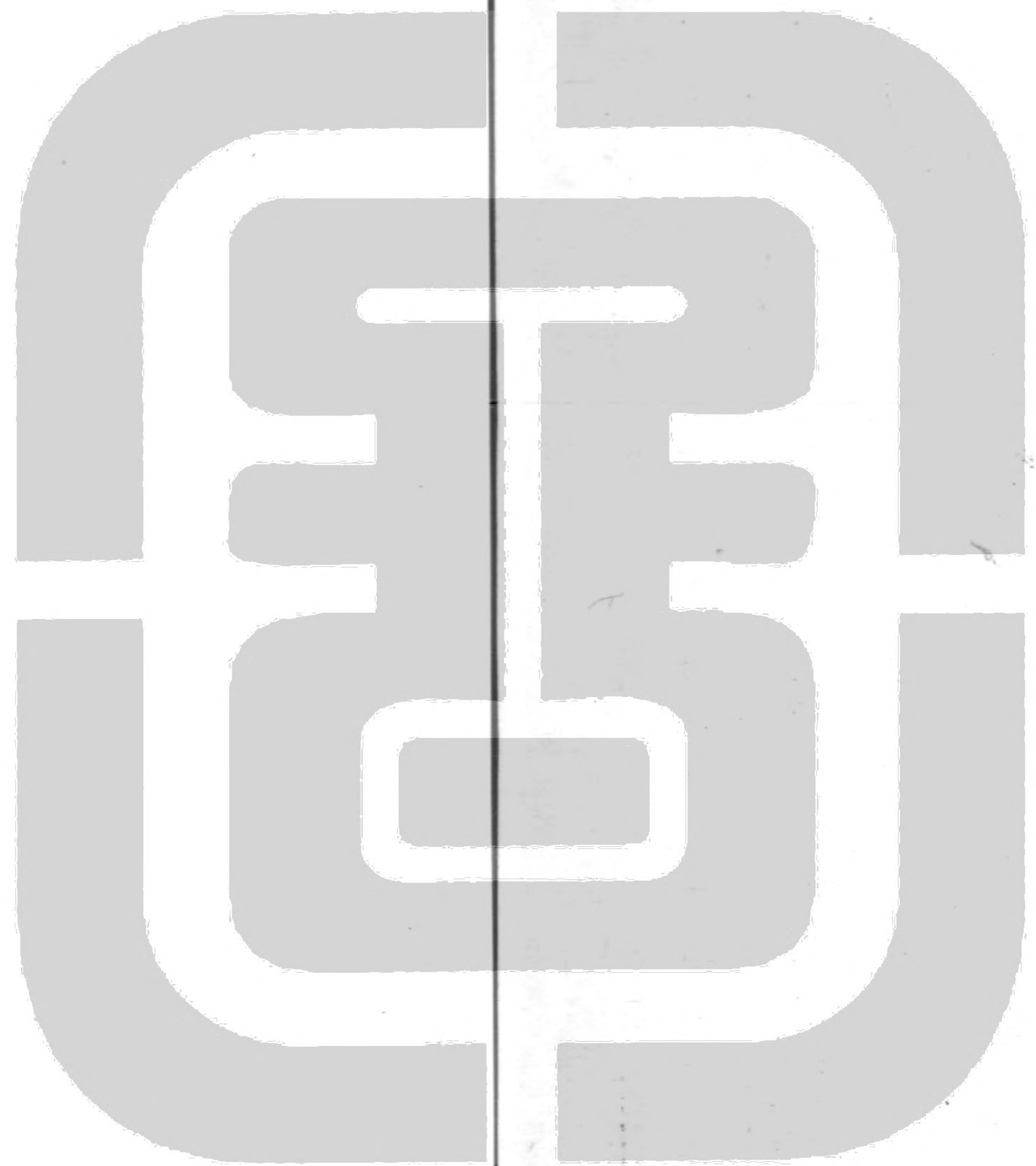
壽李弘明先生七十序

弘明先生余伯父行也。少與先君同學。交好四十餘年。余姊適泰階。為先生子婦。余兄弟受教者亦二十餘年。先生顧獨器余。丁丑九月七十初度。弟子重趼來上壽者。殆數千人。眾皆謂溥不可以無一言。溥乃言曰。先生品行撰述。久在四方。若為壽則吾友萬茂先與李匡山侍御朱震青司李諸公之言備矣。君子欲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則必將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脩身為本。止于至善。此非先生之言。而中丞見羅公所揭也。中丞明孔子之道。先生世中丞之學。奕世載德。如李公父子者。古今幾人哉。往時聞先司空道李氏盪倭定滇。累世功伐及先生。從中丞公于患難。號泣雪冤。諸大節私心常壯。

之○夫○聖○賢○固○非○迂○儒○之○所○能○爲○也○澹○臺○子○羽○渡○江○斬○蛟○沉○璧○
乃○克○倡○道○東○南○先○生○以○奇○才○純○孝○爲○聖○學○其○勇○于○任○道○固○當○
類○是○棄○官○歸○隱○閉○戶○著○書○監○司○守○令○求○一○識○面○而○不○可○得○巡○
南○叅○議○漢○陽○李○公○再○拜○題○其○廬○且○以○聞○于○天○子○衆○方○引○領○以○
用○行○爲○望○乃○先○生○泊○如○也○日○與○諸○弟○子○野○服○往○來○家○祠○講○學○
倦○倦○焉○余○嘗○竊○從○戶○外○聽○會○講○所○言○多○及○天○人○軍○國○之○際○非○
厯○厯○誨○人○獨○善○者○左○鐘○右○磬○子○弟○成○行○歌○咏○拱○揖○有○序○登○其○
堂○觀○其○禮○樂○亦○可○以○有○志○于○學○矣○而○况○接○其○微○言○乎○憶○兒○時○
冠○小○冠○著○緋○衣○朱○履○騎○大○馬○數○人○扶○掖○送○姊○嫁○至○李○氏○當○時○
滿○堂○坐○客○誼○譁○先○生○獨○正○容○如○舊○稍○長○狂○易○無○狀○先○生○終○始○
容○之○不○言○而○使○余○自○悔○其○治○身○有○恒○與○其○造○就○人○材○之○妙○若○

此○以○茲○出○爲○公○卿○豈○不○足○佐○天○子○風○進○賢○良○乃○先○生○終○不○以○
彼○易○此○夫○明○大○學○于○後○世○使○人○材○代○出○不○窮○者○功○豈○不○更○偉○
與○世○皆○知○弘○明○先○生○之○高○而○不○知○其○大○知○其○大○則○知○天○之○所○
以○壽○明○德○者○政○未○艾○矣○衆○皆○曰○然○請○書○以○爲○壽○于○是○遂○加○爵○
而○書○之○

正當



本館集題

全

